

富豪半年亏20亿 曾买2架私人飞机



裘德道

“不瞒你们说,多少次,我都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今年初,裘德道向一位他信得过的记者如是倾诉。

“就像之前没人想到他能买得起私人飞机一样,裘德道这么快、这么深地陷入危机,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盛极而衰。在经历2007年的巅峰之后,裘德道,这个因斥资6500万元买下国内首架“首相一号”私人飞机而闻名的浙江老板,在2008年遭遇了自己事业和人生的最低谷。

“不瞒你们说,多少次,我都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今年初,裘德道向一位他信得过的记者如是倾诉。

受绍兴知名企业华联三鑫和纵横集团的拖累,去年半年时间,裘德道掌控的杭州道远化纤集团巨亏20多亿元。内忧外患之下,裘德道大病一场,目前仍在上海养病。

在大部分人眼中,裘德道和他的道远集团,至今仍然充满神秘。自1998年末进入化纤行业以来,短短几年时间,裘德

道就积累了数十亿的资产,并在2005年和2007年两次买下私人飞机。2006年,裘德道宣布捐资1亿元成立道远慈善基金,2008年又以个人名义给汶川灾区捐款1000万元。而号称有数十亿资产,在化纤、地产、投资等诸多领域广泛涉猎的道远集团,不但从不对外宣传,而且连公司网站和宣传册都没有。

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个谜。

4年“天马行空”

2005年1月29日下午,自称6500万元买下的“首相一号”公务机降落杭州萧山机场,裘德道和母亲马幼香、大女儿裘冲等家人在飞机前并非合影。从此以顶级富豪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很多萧山入眼中,裘德道至今还是个陌生的名字,道远集团更是鲜为人知。“首相一号”不但成本昂贵,每年光托管费就要200万元,但裘德道一再宣称不在乎这些钱,他在乎的是此举对道远集团的正面宣传。“首相一号”给裘德道的业务往来带来了极大便利,而且“所到之处,都有要人亲自迎接”,这让裘德道十分受用。

拥有私人飞机让裘德道名声大振,却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裘德道老家附近的几个小青年看裘德道有钱,甚至绑架了其母马幼香索要巨额赎金,所幸报警后,几个小时后其母顺利获救。

“首相一号”只有6座,裘德道用了2年,到2007年,又从同一家飞机公司,换了架9座、号称价值1.5亿元的豪客850XP。直到去年危机爆发,裘德道才忍痛将飞机租给了香港一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从此告别“天马行空”的生活。

除了私人飞机,裘德道家族还拥有不下10辆的豪华轿车。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裘德道本人开一辆奥迪轿车,哥哥裘德威开奔驰,妻子彭瑶、大女儿裘冲、女婿各开一辆宝马。裘德道在萧山国际商务中心23层的董事长办公室,更是布置得像总统套房,光飞机模型,就摆了三四架。

有趣的是,裘德道虽然挥金如土,但却有农民企业家简朴的一面。据称裘德道不沾,平时很少穿西服,在一些场合,甚至穿布鞋会客。受笃信基督教的父母影响,裘德道全家都信奉基督教,裘德道本人亦不乏乐善好施之举。

2006年9月19日,裘德道50岁生日。裘德道捐资1亿元人民币冠名慈善基金,申请成立杭州萧山区慈善总会道远分会。这是浙江省单笔数额最大的慈善捐款,按照计划,每年基金增值将不少于1260万元,其中200万元资助萧山特困家庭大学生,1000万元资助浙江配对白血病患者,60万元资助裘德道老家、萧山区新街镇新盛村的老年事业建设。裘德道由此成为2006年度浙江经济人物,并跻身全国顶级慈善家行列。

草根发家史

虽然头顶诸多光环,但裘德道及道远集团的底细,在公众视野中仍非常模糊。记者经过多日采访,终于揭开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

裘德道出生于1957年,因赶上“文革”,小学没毕业,就跟做包工头的父亲裘治祖一起在外做工。没干几年,进了当时的社办企业长山农机厂做职工,一直到24岁结婚,裘德道还在农机厂上班。

结婚不久,裘德道跟几个

村民联合,在村里办了家塑料统管厂,给附近的化纤厂生产配套产品,裘德道任厂长。1998年,萧山二轻局下属一家涤纶丝厂倒闭拍卖,裘德道以950万元将其买下,并改名萧山道远化纤有限公司(道远为裘德道小名),裘德道由此进入化纤行业。在规模稍大后,裘德道取“任重道远”之意,将道远化纤改名道远化纤,还特意将一家橡胶公司,取名“任重”。

2002年前后,道远化纤达到了年产28万吨涤纶丝的生产规模,产值达到数亿元。此后,裘德道将目光转向了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并由此神秘暴富。在接受采访时,裘德道将其神秘发家,归结为2002年后开始的国际贸易,据称公司光国际贸易一年就可以挣到25亿美元,而化纤产业所占比例,不过10%。似乎并无人才优势的裘德道,是否真能在国际贸易领域有此作为,业内一直存疑。

广为人知的是,经过多年发展,道远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旗下拥有杭州道远化纤有限公司、杭州四海化纤有限公司、澳门德威国际有限公司、香港力远投资有限公司等数家公司。据道远集团高层向记者透露,道远集团的国际贸易,主要以香港、澳门两家公司为平台进行操作。

2007年前后,道远进军期货领域,并大有斩获,但次年即在期货领域损失惨重。据称道远集团曾将数亿资金借予有诸多业务往来的绍兴华联三鑫炒作期货,并约好以四六分成。华联三鑫破产重组后,经绍兴政府协调,华联三鑫将其在上海、青岛的两个项目转让给道远集团,目前已基本弥补了亏空。但绍兴纵横集团的10亿欠款,至

今让道远集团深陷其中。

在道远集团旗下诸多公司中,裘德道自任法定代表的并不多,不少都由裘德道的大女儿裘冲和哥哥裘德威担任,公司股东,更是涵盖了母亲马幼香、二姐夫周仁光及其儿子周特敏等不在公司任职的家族成员。一家公司的股东里,还出现了曾担任萧山区临浦镇党委书记、后下海创业的陈亚利名字。

如今,裘德道担任道远集团董事长,女婿担任总经理,大女儿裘冲负责公司财务。裘德道的哥哥裘德威向记者坦言,道远就是个家族企业,所有公司的财务,都由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家族成员虽然各有持股,但不分彼此。

承认有过4任妻子

裘德道赖以立业的道远化纤有限公司,就坐落在裘德道的老家杭州市萧山区新街镇新盛村。在道远化纤的不少员工看来,裘德道是个不错的老板。因为2007年生意兴隆并喜得贵子,2008年元旦后,裘德道甚至给道远化纤的一线工人,每人加了500元的工资,春节时还给每人包了500元的红包。

虽然自2007年春节开始,裘德道就对新盛村里的老人有2000元的补助(因企业资金困难,今年春节的补助减至500元),但不少村民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裘德道给村里老人的捐款,不过是其拖欠村里的土地租金而已。村委会新办公楼落成,不少企业都有捐款,但道远的名字并未在一长串捐款企业的名单中出现。而自裘德道将道远集团总部搬到萧山区国际商务中心以后,村民们已经鲜有机会能见到裘本人。因为来往不多,大多数村民,甚至不

知道裘德道孩子的名字。

相对裘德道的暴富和慈善,村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其颇为离奇的婚姻史。在村民眼中,裘德道离过几次婚,有4女1男5个孩子,这是个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传言称,这些已经离婚的女人,过年时都会带着孩子到裘德道家里拜年,裘德道还会给每个人2万元的红包。但其家属向记者证实,拜年的说纯属无稽之谈。网络论坛上有关裘德道有8个老婆的说法,更没有根据。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1980年左右,裘德道跟陆某结婚,大女儿裘冲在1981年出生。1991年左右,因为一段感情,裘德道有了第二个女儿,夫妻俩离婚。此后,裘德道同一个叫“阿建”的女子再婚,并生有一女,目前孩子已经十五六岁,在澳大利亚留学。其后,裘德道因故跟“阿建”离婚,但新的妻子没有生育。2000年前后,裘德道认识了现任妻子彭瑶,并有了一个女儿。彭瑶比裘德道的大女儿裘冲还小,外界盛传其为空姐,并将裘德道为追彭瑶专门乘坐其航班的故事传得头头是道。但道远集团高层向记者证实,彭瑶并非空姐,结婚前只是萧山某单位的一位服务员。

在一些村民看来,裘德道多次结婚,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个儿子。2007年,彭瑶生下了宝贝儿子裘奕航,这让已经50周岁的裘德道大喜过望。

在公开场合,裘德道并不讳言自己有过4任妻子。在同杭州一位记者谈话时,裘德道甚至用了“大家都是年轻人”的词汇。据称裘德道并不理会外界对他的八卦传闻,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据《时代周报》

百岁老人念亡妻天天流泪唱情歌

妻子小他17岁,却先离他而去。一年多来,百岁老人李永忠始终无法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走出来。他每天对着爱妻的坟墓,流着泪唱以前二人常唱的情歌。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人,还在身边。



老人思念爱妻,连烟熄了都不知道。

清明节清晨,重庆黔江区白石镇九龙村4组,一个叫盖坪的山坳里,方圆一公里没有人家。

细雨霏霏中,传来一个老人凄凉的歌声:“天上有雨又不落,情妹儿有话又不说;你是好歹也说一句,等我回去心里落;凉风绕绕天要晴,庄稼只望雨来淋;庄稼只望雨来长,情妹只望郎有情……”

深情的歌声穿过松林,显得有些断断续续,听上去有种说不出的凄婉和揪心。

唱歌的老者坐在院坝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手拿一根近1米长的烟杆,烟已熄,他没发现。

唱着唱着,老人一双灰蒙蒙的眼睛噙满泪水,始终望向自家屋后的山梁,哪怕什么也瞧不见——4年前,他就因严重白内障近乎失明。

老人叫李永忠,101岁。屋后山梁那棵大松树下,埋葬着他牵手了71载的爱妻。

清明节情歌祭妻

后人拿着鞭炮纸钱和供品上山了,不一会,山梁上传来“噼噼啪啪”的声响。泪水溢出老人的眼眶。李永忠牢记着这天是清明节,一大早就起床了。因天气不好,他腿脚又不灵便,儿孙们没准他去,只允许他坐在院坝前的椅子上。34岁的孙子李安说,



老人旁若无人地对着坟墓唱着两人以前常唱的情歌。

奶奶过世一年多,爷爷总是常常这样坐在院坝,对着奶奶的坟墓,唱他们以前常唱的情歌。

“什么出来高又高?什么出来半山腰?”李永忠又对着屋后唱起来。

“要是慧还在,她会笑着回答我‘是月亮’。”李永忠口中的慧,就是爱妻帅廷慧,他总是称她“慧”。

这个土家族老人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接着唱:“什么弯弯在河边?什么弯弯弯上天?什么过河不脱鞋?什么过河横起走?什么背上长青苔……”

李永忠管这叫“盘歌”。“她不高兴时,我就编些东西来唱,然后让她猜,这就叫‘盘’。她猜不到,我就说她笨,她说我精神好,我就是精神好……”李永忠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沉浸在回忆中。

老夫少妻很恩爱

李永忠搞不清自己是公历哪一年出生,只知道是“戊申年,光绪34年五月初三”。算下来,那年应是1908年。

1937年腊月初八,比李永忠小17岁的帅廷慧过门李家,那时,她才12岁。“就是童养媳,别人开玩笑叫我们‘父女’夫妻。”虽已年过百岁,但李永忠忠齿清楚,记忆力也很好。

李永忠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之前双方根本不认识:“第一次看到她,我就觉得这是个贤惠的好媳妇。”

帅廷慧两岁时,不小心掉进火坑,将右手手指烧伤了,落下残疾。但她一进李家门,就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洗衣、做饭、缝补、农活样样都很麻利,成了当地有名的勤快人。李永忠暗自高兴。

1938年冬,李永忠被抓去当壮丁,那时,他和妻子还没圆房。

“那天雪下得好大,冷,慧抱着我哭,说一定等我回来,我说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李永忠回忆。

3年后的一个冬天,李永忠趁天黑偷偷跑出部队,走了整整一个月,从浙江回到黔江:“3年没见,慧变成个大姑娘了。”看到她3年里一直在等自己,手心磨出了老茧,李永忠很是感动。

因担心再被抓壮丁,李永忠带着妻子逃到现在居住的盖坪,砍来树枝围了个棚子住下,开始了他们的隐居生活,后来有了两儿三女。

爱情都在歌声里

小儿子李绍林说,性子有些急躁的妈妈在爸爸面前很有耐心,将爸爸照顾得无微不至:“爸爸每次抽烟都是妈妈先给他点好。”5年前,李永忠因白内障,双眼仅能感光,帅廷慧更是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照顾他。

“爸爸没读过书,记性却很好,故事、评书听过一遍就会讲,特别喜欢唱山歌,都是自己现编现唱。”李绍林印象中,父亲的情歌是父母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李永忠说,以前对妻子唱过的每一首歌,自己现在都已得。

和帅廷慧正式成亲时,李永忠对妻子唱了首《唱媳妇》。他记得妻子听了后,一脸绯红。清明节这天,李永忠又喃喃唱起这首《唱媳妇》:“八月桂花开,九月桂花黄,听我唱个交情郎。说起交情郎,一个嫁进房。镜子壁上挂,打开金线发,梳子手中拿,梳个盘龙架,梳个水步云……走进堂门口,没得人赶狗;不知情哥哥,住在哪一头。黄狗尾巴长,没咬我新娘……”

“她是嘴恶心善,常骂我这没做好,那没做好,骂完了又对我笑。她生气时,只要我一唱歌,她就会马上笑起来。”在李永忠心里,妻子对他的骂也是一种爱。

“爷爷眼睛看得见时,他常和奶奶一起上山采野菌,一起下地干活,赶场都是手拉手。”孙子李安说,爷爷奶奶就像年轻人:“他们的爱情体现在一些看似很平凡的生活细节中。”

在干农活的过程中,李永忠也乐呵呵地对妻子边唱边干活。

“二月插秧青,芽子往上长,羊芋好得很……五月是端阳,羊芋遍山黄,锄头杆胸膛……”这首《羊芋歌》,就是李永忠和妻子一起种羊芋时编的。

对爱妻终生愧疚

李永忠一生没生过什么大病,每天要喝点白酒,但绝不超

过2两。他虽然身体好,但小他17岁的帅廷慧总说他要走在自己前面。

“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帅廷慧常这样说,没想到,去年2月,她却先走了。李永忠因此得了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以前,走路也得别人搀扶,常常一个人发呆,唯独那些唱给爱人的歌,还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病中的奶奶去世前一天,还挣扎着起床为爷爷煮了一大锅饭和菜,她可能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孙子李安说,奶奶是早上去世的,临终时就说了一句话:“以后晚上哪个给你盖锅盖。”

从此,对着妻子的坟墓唱山歌,成了这个百岁老人的生活重点。但是,他再没编过新的山歌。

在李永忠记忆里,总是妻子在照顾他,他为爱人做过什么,却一样也谈不上。

“有件事,我答应过慧,结果她死了我都没办到。”李永忠说,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和慧都没坐过汽车,坐车,是我和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李永忠说,他曾答应妻子要带她去坐一次汽车,可直到妻子死了,也没兑现自己的诺言。

前年,孙子李安买了个人力三轮车,连续几天,孙子都载着两个老人在地坝上转来转去,坐在车上,二老开心得像孩子,不肯下来。

说到这里,老人又流泪了。“爷爷并不知道,他用歌声带给了奶奶快乐,奶奶一定能感受到。”李安黯然地说:“奶奶过世后,我才从爷爷的歌声中感受到,什么是质朴的爱情。”

据《重庆晚报》